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4>>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4>>

13位ISBN编号：9787533637729

10位ISBN编号：7533637720

出版时间：2004-7

出版时间：安徽教育

作者：钱穆

页数：2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中国全部学术思想史，隋唐为其蜂腰阶段。
两汉后，儒学衰微，老庄代兴，而佛学东来，递与日盛。
迄于隋唐，幸有天台、禅、华严之佛学中国化，而禅之一宗，更为特出。
本卷为《论丛》之第四册，专关隋唐之部，共收论文十六篇。
讨论王通、韩愈之部共得四篇，其他四分之三，全属禅宗部分，主要尤在剖辨六祖慧能与神会之异同，其次乃属禅宗与此下理学之关系。
全书以考据方法来陈述思想，即是以历史演变来阐发思想史承先启后之关键所在。
语必有证，不尚空论，而义皆特出，读此一编，乃可上溯魏晋、下究宋明，了解整个中国学术思想转变之大关捩处。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
191 2年即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
1 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钱氏为学，兼涉四部，博大精深，著述数十种，享誉海内外。
有关经部者，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有关史部者，有《秦汉史》、《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史记地名考》；有关子部者，有《孔子传》、《论语新解》、《庄子纂笺》、《庄老通辨》、《先秦诸子系年》、《朱子新学案》；有关集部者，有《理学六家诗钞》等。
另有数百篇学术论文。
后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卷。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4>>

书籍目录

序读王通《中说》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读《柳宗元集》读姚铉《唐文粹》神会与《坛经》读《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大义记《坛经》与《大涅槃经》之定慧等学读《少室逸书》读宝志《十四科颂》读寒山诗读宗密《原人论》评胡适与铃木大拙讨论禅禅宗与理学再论禅宗与理学三论禅宗与理学

章节摘录

书摘　又其《送杨少尹序》，昔人评其文反复咏叹，言婉思深，此明是一种诗的境界。
韩公又日：杨侯之去，丞相有爱而惜之者，为歌诗以劝之，京师之长于诗者，亦属而和之。
是他人以诗赠别，韩公乃以序代诗，亦即太白《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之类也。
又如《送湖南李正字序》，重李生之还者皆为诗，愈最故，故又为序云。
今按：公亦为诗送行，是序，即序其当时之送行诗集也。
其他如《送石处士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送郑十校理序》，诸篇皆是。
此则太白《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之类也。
惟《太白集》尚自称其序为辞，辞体固犹与诗近，而韩公则径以散文笔法为之，故遂正式成为送行诗集之序文，于是遂正式为散文中一新体。
　又如《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即太白《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之类也。
赠别有诗，公宴亦有诗，至于唐，皆变而有序，此等序，其实皆诗之变体。
惟韩公深于文，明于体类，故能以诗之神理韵味化人散文中，遂成为旷古绝妙之至文焉。
刘大槐评韩公《送董邵南序》，日：此篇及《送王含序》，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望不可及。
张裕钊日：寄兴无端，如此乃可谓之妙远不测。
曾国藩评韩公《送王秀才含序》，日：波折夷犹，风神绝远。
其他诸家，尚多以评诗语评韩公赠序诸篇，皆可谓妙得神理。
惜无一人能明白言之日：是乃韩公之以诗为文耳。
章实斋《文史通义》有云：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
其言是矣，然亦未能明论唐宋诸家之以诗为文也。
余此所论，苟深明于文章之体类流变者，当不斥为妄言。
　故韩集赠序一体，其中佳构，实皆无韵之诗也。
今人慕求为诗体之解放，欲创为散文诗，其实韩公先已为之，其集中赠序一类，皆可谓之是散文诗，由其皆从诗之解放来，而仍不失诗之神理韵味也。
后人学韩者，惟欧阳永叔最得韩公此体文之神髓。
欧公之诗，若微嫌于坦直缓散。
而欧公之文，尤其赠序一体，其境界绝高者，则皆可谓是一种绝妙之散文诗也。
　其他可论者，尚有杂记与杂说。
杂记一体，于韩集颇不多见。
然细论之，此当分两类。
一日：碑记，如《汴州东西水门记》，《郓州溪堂记》之类是也。
此等实皆金石文字，应与碑志相次。
其另一类乃为杂记，如《画记》是也。
　苏东坡谓：　世有妄庸者，作欧阳永叔语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此大妄也。
方苞则曰：　周人以下，无此种格力，欧公自谓不能为，所谓晓其深处。
而东坡以所传为妄，于此见知言之难。
　张裕钊亦谓：　　《画记》可追《考工》。
窃谓韩公于古文，必期能海涵地负，无所不蓄。
六经百家，皆归镕铸。
如《画记》此文，最为题材所限，本最不宜人文，而韩公故以人文。
欧阳永叔于韩集，用力最深，体悟最精，尤于其碑志赠序诸体，皆能会其渊微，得其神似。
故独于《画记》特出，自审力不能及也。
东坡为文，多仗才气，盖短篇散文至于东坡之手，而得大解放。
恣意所至，笔亦随之。

自谓如水银泻地，无乎不达。
然已失却韩公以诗为文之精意。
似东坡于柳氏所谓遍悟文体之说，不加体会，故谓独不能为《送李愿归盘谷序》。
其实衡以韩文神理，坡集于碑志赠序诸体，所不能造其渊微者多矣。
则宜乎其以永叔此语为妄传。
　韩集杂记诸文，尚有介乎碑记与杂记之间者，如《燕喜亭记》、《新修滕王阁记》诸篇是也。
此诸篇虽亦上石之文，乃全以散文笔法出之。
此等文字易于模效，遂亦为后代开出无穷法门。
宋人记亭阁，记斋居，皆摩空寄兴，不为题材所限，尚有运诗人文之遗意，而宋人亦不自知。
后之论诗者，率分唐诗、宋诗而为二，今亦可谓韩公赠序诸篇，皆是唐诗神韵，至其杂记，如燕喜亭、滕王阁之类，则已开宋诗境界矣。
然此亦非深于文章神理者不能辨也。
　柳集独于杂记一体颇致力，凡得四卷三十六篇，夥颐甚矣。
大体论之，皆当归人碑记之类。
尤其山水记游诸篇，卓绝古今，评者皆谓其导源于郦道元之《水经注》。
窃谓韩柳同时，同倡为古文，声气相通。
二公之于运诗人文之微意，盖有默契于心，不言而相喻者。
柳公固精于诗，若是沿袭旧辙，则当为谢康乐。
而柳公顾变体为散文，于是遂别开新面。
然若不如是，则短篇散文，仅沿旧辙，仍是论辩、奏议之类，亦决不能深入纯文学之阃奥也。
后人必分诗文为两途，而隔绝视之，故漫不得子厚记游诸篇之深趣耳。
　杂记之外，复有杂说，于韩集不多见，而柳集乃颇盛。
所谓说者，《汉志》九流十家有小说家者流，其书虽不传，然诸子之书尚多有之，尤以《庄子》书为然。
亦可谓庄周《寓言》，皆小说也。
若割截庄书，分章分节而观，则《内篇》七篇，上起北溟之鲲化而为鹏，下迄倏忽之凿混沌七窍，几乎十九皆小说耳。
外杂篇中精彩者，亦皆小说也。
又如策士纵横游说，见于《战国策》者，其文亦多以小说杂羼之。
惟此等皆镕人长篇，不独立为文，因此后世遂不见此体，而往往转化入诗中。
盖中国诗人，自魏晋以下，殆无不沉浸于道家言，尤怡情于庄列。
《列子》伪书，当出于晋，其书亦多小说。
诗人之比兴，正似小说家之寓言。
可知运文人诗，其来久矣，韩公狡狯为文，又一转手运诗人文，遂若蹊径独辟。
今试以韩集《杂说》龙嘘气成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两章，以韵语转译之，岂不即成为太自古风之类乎？
故李光地评韩公《龙云》篇，亦谓此篇取类至深，寄托至广，是仍以评诗语评文也。
其他如《获麟解》，解亦犹之说也，此等皆当属杂说。
姚鼐《古文辞类纂》以之归人论说类，实为失伦。
试参之柳集，而再定其归类之所宜。
　柳集有《鹘说》，有《捕蛇者说》，有《谪龙说》，有《罴说》，有《观八骏图说》，皆杂说之体也。
又有《三戒》，日《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
此则显然介乎杂记与杂说之间矣。
其实如韩公之《圬者王承福传》，柳公之《种树者郭橐驼传》之类，亦皆小说杂记也。
而姚氏《古文辞类纂》以之归入传状，又失其伦类矣。
柳集又有《乞巧文》、《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逐毕方文》、《辩伏神文》

、《诉螭文》、《哀溺文》等，总题日《骚》。
就其文辞言，固属骚体，就其内容言，则亦杂记杂说之类也。
柳集以对卷十四，问答卷十五，说卷十六，传卷十七，骚卷十八，吊赞箴戒卷十九，铭杂题卷二十，相联编之，最有深义，盖此等皆杂记杂说也。
是非精辨于文章体类之源流变化者不易晓。
盖柳集编次，出于其友刘禹锡。
今传柳集，虽非禹锡手编之旧，然大体尚依稀可见。
刘禹锡与吕温二人论文语，皆有极超卓者。
想当时与柳公相友讨论有素矣。
独惜李汉之编韩集，乃全不识文章体类，日杂著，又有杂文，驱龙蛇而杂之于菹泽之中，最为无当。
今若以柳集分类细阐之，当知杂记杂说，其体皆近小说，亦与辞赋相通。
庄屈同条共贯，惟庄为散文，屈为辞赋，其外貌虽别，其内情则通。
韩非《解老》、《喻老》、《内外储说》、《说林》诸篇，更近散文体制。
然其为接近道家言，则彰著无疑，故其文亦多采小说。
亦与后代杂记杂说之类相似。
则此类文不当与沦辨相混，亦复与碑记有别，又断可识矣。
而今人论韩文者，乃谓韩公古文，特受当时传奇小说家之影响，则可谓更不嘹于古今文章流变之深趣矣。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本册乃《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编之下，为第四册。
专关隋唐五代部分。
共收文十六篇。
前四篇王通文中子及论韩柳古文运动，余皆论唐代之禅宗，乃占全册篇幅四之三。
犹忆民国三十二年春，卧病成都华西坝，累月不能下楼。
一日，闲卧楼廊，忽思读书消遣，乃取《朱子语类》有关讨论宋代者七卷，逐条阅之。
初谓一时觉倦，即可闭目小憩，无伤精力。
不意七卷完，精力愈来，遂顺序读至终编。
又逆而上溯，约可两月余而全书竟，病亦良瘥。
是夏，避暑灌县灵岩山，借得山僧《指月录》，循诵毕而返。
是冬又病，偶忆胡适之《神会和尚集》，借来枕上翻阅。
翌春，写《神会与(坛经)》及《禅宗与理学》两篇。
是为余撰述唐代禅宗问题之第一期。
此后即放弃不理。
一九六三年在九龙沙田和风台，又闲翻佛书，续成《读(六祖坛经)》等数篇，是为余撰述唐代禅宗问题之第二期。
惟此期所成迄未发表。
一九七〇年之冬，又在台北善导寺偶讲《六祖坛经》大义，信胡氏之说者纷起讨论，余所答辩，此皆不存。
后又续成《读宗密(原人论)》及《评胡适铃木大拙讨论禅》诸篇，是为余撰述唐代禅宗问题之第三期。
兹所荟萃，前后亦越三十有余年矣。
所知犹昔，而岁月已逝。
回念前尘，岂。
胜惋帐。
一九七七年端午节后两日钱穆自识于　　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八十有三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